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鵬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四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0 冊

杜詩意象類型研究

林美清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杜詩意象類型研究／林美清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 97〕

目 2+284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四輯；第 10 冊）

ISBN 978-986-6657-40-5（精裝）

1.（唐）杜甫 2. 唐詩 3. 詩評

851.4415

97012086

ISBN - 978-986-6657-40-5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四輯 第十冊

ISBN：978-986-6657-40-5

杜詩意象類型研究

作 者 林美清
主 編 龔鵬程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8 年 9 月

定 價 第四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許子麟
PDG

杜詩意象類型研究

林美清 著



作者簡介

林美清，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現任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科副教授。著有《想像的邊疆——論李商隱詩中的否定詞》一書，並發表〈「永恆的鄉愁」——由《莊子》的〈逍遙遊〉試解李商隱〈錦瑟〉的惘然追憶〉、〈詩與真實——論《彥周詩話》對杜牧詠史詩的褒貶〉、〈不廢江河萬古流——杜甫詩中的位格意象〉、〈極目傷神——杜詩視覺意象的形構與儒家心性論的崩解〉、〈李商隱詩與佛教的關係——禪、華嚴、李義山〉……等單篇論文。

提 要

本論文是以杜詩的「意象」做類型的分析研究。意象分類的首要課題，在於分類的標準。而分類的標準又取決於意象的定義。本文以杜甫詩為具體材料，從意與象的辯證歷程與結果，也就是透過「象」表「意」的途徑與層次，分析出七重意象類型。

「緒論」部分，首先回顧杜詩研究的幾個大方向，然後交代這篇論文對「意象」所持的看法和定義，進而說明對於意象分類的理路及類型。

「結論」綜合討論七重意象類型之間的關係。評估以意象類型分析杜詩的效果，期待經由作品→意象→意象範疇的探討，得以使吾人在進行詩歌的評論時有溝通的基準及議論的開放場所，甚或發展出更能呼應生命真諦的詩學。

本論七章所論述的七重意象類型之間，是相因相生、層層轉進的關係：

第一章「名物」

本章所要論述的萬象之名，主要是詩句中的「述詞（predicate）」，此乃詩歌最基本的意象形構元素。至於分類的原則是以詩中的「主詞」為原點，是按照這些其與主詞「切近／疏遠」的程度作為我們的分類依據。另一個與主詞有關的標準，則是以主體的理解程度作為分類的依據，亦即以「具象↔抽象」為兩端作為名相的分類軸線。

第二章「身心」

討論第二重意象的核心元素位格（Personae），位格主體在一首詩中，雖然不一定以主詞的形式出現，但是它的位格性經常是全詩意義的核心。

第一章所說的萬象，乃是以位格為思考的原點，位格是詩人觀察與表述人生的軸心，如果缺少位格元素，那麼詩中的意象元素頂多只是一些散置的視覺想像的片斷。就位格意象的形構來說，超度位格乃是此重形構的絕詣。

第三章「圖畫」

討論杜詩中圖畫意象形構多重映象布局的特色。詩歌的第一重意象形構元素，可以說是詩歌的基本單位，這些意象固然重要，但假如沒有位格主體作為統整的核心，這些意象元素只是機械性的排列，無法產生集中的作用，從而無法表達感

發和情意的趨向。所以當第二重作為位格主體的意象標示出相關位置後，唯有藉著第三重意象形構的元素，即「關係／布局」所標示的方向，貞定意象和情意排列組合的次序，第一、二重的諸意象元素，才成為有機的組合並產生意義，並使我們想像的世界形成明確的布局與深淺。

第四章「時間」

討論的重點在於，詩人如何辯證於「意」與「象」之間，形構其「念念相續的時間觀」。第四重意象形構的元素是時間語言，因為視覺想像的世界裡，尚無法曲盡詩人的心意，只有時間導向的思維與語言，足以呼應生命的綿延。

「時間性」元素與視覺想像世界的關係若即若離，而詩人的作法則是「不即不離」。因為如果沒有視覺世界的物象，我們無以度量時間。但若時間被空間化為幾何的刻度，那麼時間又將背離生命綿延的本質。所以詩人在形構此重意象時，必須善用視覺形象，而最常見的方式就是以視覺形象標示時間刻度的端點，並且以影像消逝與影像呈現的間距表述節奏。

第五章「述往思來」

討論杜詩中的第五重意象形構，第五重意象形構整合了上述四重意象形構，其形構元素是歷史事件。

第六章「夜角自語」

第六重意象形構的元素是情感事件，本章討論杜詩中藉著虛構的生活事件，表述內在心情的抒情詩。探索詩人如何運用前述的意象範疇，但是卻又抽離或否定客觀的事件，以突顯主體內心的情志。

第七章「陰陽造化」

討論杜詩中以虛構的情節或以神物作為主角的神話詩。但是本章不以窮盡杜甫神話詩的內容為務，而是從神話的本質形式進行分析。神話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其特殊的論述，就日常生活的語言觀之，神話的論述超乎理智的邏輯，所以令人驚怖其言。河漢無極的生存境界凌駕現實生活的觀察，不近人情的神思超越平庸理智的推理，形構超寫實的神話論述。





目次

緒論	1
第一節 杜詩研究回顧述要	1
第二節 意象的定義與界定意象的參考座標	13
第三節 如何進行意象的分類	26
第四節 論文架構	45
第一章 名物	49
第一節 天地	49
第二節 風月	56
第三節 江山	57
第四節 家室	60
第五節 草木蟲魚鳥獸	64
第六節 遺蛻	69
第七節 神氣	73
第八節 以物觀物	75
第二章 身心	83
第一節 界定位格	83
第二節 位格化	91
第三節 生滅成毀	95
第四節 物化	105
第三章 圖畫	113
第一節 圖畫意象的定義	114
第二節 圖畫意象的元素	125
第三節 圖畫意象的形構	128
第四節 圖畫意象的虛實	138
第五節 圖畫意象的疏密	145
第四章 時間	153
第一節 時間的定義	153
第二節 時間定位與理解	159
第三節 多元時間度量事件	173
第五章 述往思來	183
第一節 歷史的定義	184
第二節 歷史迷宮裡的辯證	189

第三節	墓誌銘的救贖	196
第四節	歷史咒語的歧義	200
第五節	夢迴逝者的囁語	203
第六節	族姓繁衍的教誨	206
第七節	召 魂	209
第八節	漂泊者的航海學	212
第九節	歸根復命的禱詞	218
第十節	天地流離的獨白	222
第六章	夜角自語	227
第一節	照我衰顏	228
第二節	獨立蒼茫	233
第三節	全身極樂	236
第四節	潤物無聲	239
第七章	陰陽造化	249
第一節	界定神話	249
第二節	神人夢境	253
第三節	尸解物化	256
結 論		259
第一節	萬物靜觀	260
第二節	同於大通	262
第三節	重重相望	265
第四節	念念相續	268
第五節	方生方死	269
第六節	同體大悲	271
第七節	歸根復命	272
參考書目		275

緒 論

第一節 杜詩研究回顧述要

《孟子·萬章》上曰：「……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萬章》下又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萬章篇》的這兩段話，提示後人兩個文學研究的路徑：所謂「知人論世」，簡單地說，走的是「世路」；而所謂「以意逆志」則是「心路」的探索。從事文學研究工作者，大都奉此爲圭臬。因此，歷來研究杜詩者，依其研究取向，亦可分爲以下幾類：

一、知人論世

宋人輯注杜詩已有編年、分類二途，爲杜詩編年，當是傳統「知人論世」的研究取徑。^{〔註1〕}由杜甫的生活史入手，從歷史與社會的

〔註1〕許總《杜詩學通論》認爲：「……對杜詩的大力搜集、整理、編年、分類、箋註、評點，蔚爲一代之風，形成專門之學，則是在宋代才興盛起來。」又曰：「方（深道）、蔡（夢弼）之著，開創了杜詩研究之新徑，實爲歷代杜詩學研究專著之濫觴。金人元好問即博綜唐宋以還的杜詩評論，成一專著，名曰《杜詩學》，更明確提出『杜詩學』的概念。無疑是取法方、蔡，而又加以發展的。」

脈絡，貞定杜詩的意蘊。如魯崑〈編次杜工部詩序〉曰：

騷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聲韻，同苦其意律深嚴難讀也。……離而序之，次其先後，時危平，俗微惡，山川夷險，風物明晦，公之所寓，舒局皆有概見，如陪公杖履而遊四方，數百年間，猶有面語，何患於難讀耶！

魯氏認為只要順著杜甫的人生歷程研讀杜詩，便可清晰瞭解杜詩深刻的內涵。編年以外，年譜的編撰，對杜甫生平的探究考索，亦開啓後人編撰年譜或撰寫杜甫評傳的研究領域。陳文華先生在《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自序》中，對於宋人這部分的研究成績持肯定的態度：

……但後世於宋人成績，卻多所鄙薄。《錢箋·註杜詩略例》屢斥宋代諸子爲愚陋可笑。〈序〉中更譏魯崑黃鶴之鈎稽年月乃「鼯鼠食角」，若必欲棄之而後快：浦二田《心解》亦謂「杜之禍一烈於宋人之註」，後人迫於其說，亦多以宋人爲荒誕不經。然而，清世諸家，如錢仇浦楊，雖多有更張發明，然於杜公行止，杜句箋釋，其未採擇於宋註者幾希？由此可見，宋人於杜甫之研究固大輅之椎輪，河源之濫觴，雖不免蕪雜疵漏，然後人踵事增華，實未能脫其藩籬。

據陳先生書中〈凡例〉所列，引用宋代以後迄今各家所撰「年譜」在十五種以上，^{〔註2〕}這還不包括較晚出之杜甫研究^{〔註3〕}或評傳一類的專著。^{〔註4〕}凡此，皆爲後世提供了豐富的詩學研究資料。宋人的研究成果，不僅使得杜詩得以流傳至今，更衍出明清杜詩學的研究盛況。

從一個人的生活際遇，推測其意向內涵，進而詮釋其言辭意蘊，需要證立許多預設，找到許多超乎人類認知領域的線索，其實是相當冒險並且可能令人失望。更何況詩學的眞諦或許根本不屬於「符應的

〔註2〕詳目請參見陳文華先生《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凡例》，頁12～15。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註3〕如馮至《杜甫傳》、朱東潤《杜甫敘論》、蕭滌非《杜甫研究》等。

〔註4〕如劉維崇《杜甫評傳》、陳貽燮《杜甫評傳》、莫礪鋒《杜甫評傳》等皆是。

真理觀」(註5)。

二、以意逆志

另一種研究取向為以意逆志，由杜甫的心性入手，以理想的人格內涵，作為詮解疏釋杜詩的依據。例如由杜甫「一飯不忘君」，確立其「忠君」的「詩聖」地位，如蘇軾〈王定國詩集序〉云：「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陳俊卿〈碧溪詩話序〉云：「杜子美詩人冠冕，後世莫及。以其句法森嚴，而流落困躓之中，未嘗一日忘朝廷也。」

上引二說，除了「句法森嚴」一語稍涉及作品評價，實際上對杜甫的肯定緣於子美在困厄逆境中，無時或忘朝廷、君王，以其忠貞不渝，乃為古今詩人之首。此一議題影響後世治詩者甚矣。然而，杜詩是否在表現「一飯未嘗忘君」的忠君思想，其實前人於此早有疑義，如宋濂《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七〈俞季淵杜詩舉隅序〉曰：

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務穿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經史，巧為附會，檀釀而叢脞，騁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為言辭，無非忠國愛君之意。至於率爾詠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為之說，說者雖多不出於彼則入於此，子美之詩不白於世者五百年矣。

又如清吳見思《杜詩論文·凡例》餘論曰：

古人作詩，自有寄托，如〈送菜〉、〈送瓜〉、〈種蒿苳〉諸作，其旨甚明，而後人因之，每多牽強；如〈詠月〉之「微昇古塞外，已隨暮雲端」，與肅宗何與？乃後人一中其蠱，首首皆詩史，字字皆忠愛矣。

錢謙益以為杜公〈洗兵馬〉一詩語含譏刺，乃刺肅宗既失人子之道，復失君臣之義；而吳見思則以為如〈送菜〉、〈送瓜〉、〈種蒿苳〉、〈詠月〉等詩，乃一般閒居吟詠，若硬要牽強附會為忠愛之作，失之太過。

(註5) 符應的真理觀，與揭露的真理觀相對而言。參考：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33, §34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93)

關於這點，今人許總先生在《杜詩學通論》一書中，曾明白指出：「杜詩果真主要表現了所謂『一飯未嘗忘君』的忠君思想嗎？通觀杜集，悉心以究，答案卻是否定的。」〔註6〕的確，以意逆志者，難免要標舉一個理想的人格，以便將各種人格特質集結於斯。一旦認定杜甫為「一飯不忘君」的理想人格，連普通的詠懷之作，也要遷就此一偉大人格而曲為解說，固難免穿鑿之病。言杜甫忠君愛國者如此，喜言杜詩中有性情者亦如是，如朱鶴齡《輯注杜工部集·序》曰：

志者，性情之統會也。性情正矣，然後因質以緯思，役才以適分，隨感以赴節。雖有時悲愁憤激，怨誹刺譏，仍不戾溫厚和平之旨。……子美之詩，惟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故其發於君父、友朋、家人、婦子之際者，莫不有敦篤倫理。纏綿宛結之意。……自古詩人變不失貞，窮不墮節，未有如子美者，非徒學為之，其性情為之也。

又如申涵光《聰山集》卷一〈嶼舫詩序〉云：

即如杜陵一生，偏性畏人，剛腸嫉惡，芒刺在眼，除不能待。其人頗近嚴冷，與和平不類也。而古今言詩者宗之，惡惡得其正，性情不失，和平之音出矣。

朱序認為杜甫在窮困變亂中，忠貞不渝，不失操守，不只是後天的學習教養，而是性情使然。正由於杜甫得性情之至正，所以詩中即使有時悲愁憤激，怨誹刺譏，仍能不違背溫厚和平之旨。申氏之說，則從實際的性格和作品的展現歸結出所謂性情不失，故確保其所出必和平之音矣。在現實生活中，杜甫的嫉惡如仇，其實是嚴謹冷峻的，並非平和寬容的性格，但正因為這種率真的性情，表現在作品中對於善惡之辨，這種出自真性情的堅持與價值判斷，是所謂和平之音。這和平之音是性情的展現，正合於中國傳統詩教的「思無邪」，所以吳喬《圍爐詩話》卷一也說：「問曰：何為性情？答曰：聖人以思無邪蔽三百

〔註6〕參見許總《杜詩學通論》第三章第三節，頁54；又該書後附錄有〈「詩聖」廢名論〉及〈再論杜詩「忠君」說〉二文亦同此論點。（臺北：聖環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篇，性情之謂也。……。杜詩所以獨高者，以不違無邪之訓耳。」性情至正、性情不失，乃不違無邪之訓與和平之旨。作品中不僅反映性情，更是人格的展現，如盧世淮《尊水園集略》卷六〈讀杜私言〉云：

今觀子美詩，猶信子美溫柔敦重，一本愷悌慈祥，往往溢於言表。他不具論，即如『又呈吳郎』一首，極煦育鄰婦，又出脫鄰婦，欲開示吳郎，又迴護吳郎，七言八句，百種千層，非詩也，是乃仁者也。惻隱之心，詩之元也。詞客仁人，少陵獨步。

盧氏之說則非僅評價詩品，甚而月旦人品，以仁者許之。

如果杜詩的價值由他的人格保證，而他的人格我們何以得知呢？史傳有限的資料以外，似乎應該由他的詩文得證。但這是否有循環論證之嫌？再者，以詩人的人格特質作為評論的基準，吾人必須深究並把握詩人的心理，然而「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註7〕難怪當西方心理學傳入中國，以意逆志的研究取向宛如獲得詩學的祕傳。

當代的研究，特別是1949年以後，試圖結合「以意逆志」取向與「知人論世」取向者不乏其人，如馮至的《杜甫傳》：馮作寫於1951年，寫作的重點在於詩人的生平傳記。馮氏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重新探討杜甫生平及其詩歌的關係。以階級的眼光，分析作家的立場、意識及其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馮作以外，尚有傅庚生的《杜甫詩論》、蕭滌非的《杜甫研究》等專著。傅作成於1954年，重新探討杜詩的成就，乃詩論專著。蕭著成於1959年，試圖兼容前二書之兩種研究傾向，並在1980年作了一次較大的修訂。蕭氏在《杜甫研究》說道：「所謂時代的影響，主要的也就是人民的影響。杜甫

〔註7〕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六首》之六：「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元遺山詩集》卷十一）正表達了對「以意逆志」的質疑。清沈德潛亦以為：人品不佳則其詩無足觀也，曰：「安仁黨於賈后，謀殺太子遹，與有力焉。人品如此，詩安得佳？」（《古詩源》卷七）

的偉大，既不是『從天而降』，也不是由於他個人主觀願望的『自我擴張』，而是來自客觀現實，來自人民。他那種具有永久藝術價值的現實主義精神和人民因素的作品，乃是一正如高爾基論俄國古典文學所說的『是在人民默默無聲的幫助下創造出來的』。」（註8）

將杜甫的偉大歸諸人民的幫助與創造，所謂「來自人民的影響」，實脫胎於馬克思的格言：「是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他的意識，而不是他的意識決定他的社會存在。」（註9）這個取向可以說是知人論世的變體。但是一個人的階級意識一旦被確認之後，他作品的意義也就由作品外的意識型態所決定了。這也可以說是另類的以意逆志。

所以，儘管許總先生在《杜詩學通論》中對於當代杜詩學走勢的前瞻說道：

……作為杜詩研究者，也不能再沿傳統的評點和考證的老路……，而應當建立符合當今時代要求的自成體系的科學的杜詩學。在今天的時代我們無疑應當以兼容並包的理論魄力，對一千多年的杜詩研究史加以宏觀清理和整體把握；……因此對杜詩的深入研究，不僅需要具備文獻學、訓詁學、古音韻學、古地理學、歷史學、文藝學等知識和素養，而且應當運用多學科的研究手段，特別是哲學、美學、心理學、語言學、社會學、倫理學等廣闊的視野和多面的角度。（註10）

從廣闊的視野和多面角度，運用多學科的研究手段進行詩學的研究，這是不容懷疑的治學態度和理想。但是，我們在這裡還是要慎防與作品的形構無關的因素，攙和到詩學的評論裡來。什麼是與作品的形構無關的因素？簡單地說，就是在作品內找不到存在證據的因素。無論一名詩人在現實生活裡如何健康，都不會減少其詩作裡明白表述的顏

〔註8〕《杜甫研究》上卷，頁13～14。

〔註9〕馬克思，《馬恩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30。

〔註10〕參見許總《杜詩學通論》（臺北：聖環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257。

廢意象。透過作品所展現的頹廢和病態，並不能肯定創作者是一個體弱多病的詩人；而一個飽經磨難的詩人，也未必在作品中詛咒命運或現實。更遑論一個人被權威強加其上的階級成分，如何可以決定他想像的極限。

人的心意雖然隱微，但是依舊可以從他的表現裡尋找理解的線索。關鍵在於：僅只從他的表現裡尋找理解的線索。任何意識型態的先驗論，都是一種值得批判的虛構意識。就作品論作品，我們固然可能需要前述哲學、美學、心理學、語言學、社會學、倫理學等廣闊的視野和多面的角度，但是它們的功能也應僅止於啓發而已。詩學如果失去自主性，將評論的基地建立在其它學科上，我們似乎不應再相信詩學的判斷，何況此時是否還算得上有詩學呢？

三、以作品爲研究對象

除了上述「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的研究取向，亦有專從詩藝入手。這種觀點顯然回歸到作品本身，〔註11〕認為作品可以表述作者的人格內涵，進而反映其所處的時代。當然，就作品析論，還可以有不同的著眼點，從詩歌形式技巧著眼，則尤其著重體裁、格律、章法、修辭等之技法。若從作品意涵、詩歌的本質或價值著眼，那麼從抒情寫志的言志傳統到教化諷諭的功能，也有輕重高下之別。主「意」者，如明李東陽就主張：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淺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如杜子美「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轉」，「不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鉶索酒嘗」，「銜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皆淡而愈濃，近而愈遠，可與知道

〔註11〕如張雙英先生在〈文學理論產生的架構及其運用舉隅〉一文中說：有關文學的研究，比較有系統的至少有三個路線，一種是「文學歷史」的研究；一種是「文學理論」；而第三種是「直接研析、闡釋、直接品評文學作品，或揭露其語文和結構之特色，甚而指出其內容所含之深義，以提供給其他讀者……。」參見張雙英《中國文學批評的理論與實踐》（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頁15。

者，難與俗人言。〔註12〕

「詩貴意」的主張，可以藉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情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得到更充分的說明。詩歌的意旨是詩人情志的宗會，但詩意的展現不能太濃烈淺近。濃烈淺近固然容易理解掌握，但是好比外行人看熱鬧；詩意的展現清淡悠遠比較難以理解把握，可是具備了深度，這要內行人才看得出門道。而杜甫詩不僅「以意為主」，如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所謂：「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沉雄為貴。」他又如何達到所謂「淡而愈濃，近而愈遠」的境界呢？這取決於詩人的創作技巧。關於創作技法的取捨，梁鍾嶸《詩品》早已提出看法：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邪？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以創作技巧的靈活運用，調度詩意的深淺。「專用」比興或「但用」賦體都是不理想的。如何巧妙運用賦、比、興等創作技巧，不僅是詩人殫精竭慮之處，也常是評論者的著眼點。對杜詩藝術技巧的解析與評論，多散見各家文集或詩話，且歷來褒貶不一。

四、杜詩意象研究

透過上文對於歷來杜詩研究的回顧，不論尊杜或輕杜，乃以褒貶作品為研究杜詩的主流。接下來的問題在於：以作品論作品的研究取向，其立足點是什麼？根據前賢的研究成果，結合新的研究趨勢，我們似可歸結於「意象」。近年來，留意詩歌意象研究的前輩，陸續有

〔註12〕明李東陽《麓堂詩話》，頁一。

討論杜詩意象的專著或散篇論文發表。專著有歐麗娟《杜詩意象論》（臺北：里仁書局，1997年出版），本書以主題研究和主題學研究的方法，論析杜詩中幾個主要的主題意象如：竹、花、月、鷗鳥、大鯨、鷺鳥等，並推衍出杜詩意象塑造的形式和表現的特質。散篇則如侯迺慧〈論杜詩的聲音意象與其心理意涵〉（第四屆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編印，1998年）、廖美玉〈杜甫詩中的碧海鯨魚意象〉（同前）等文。另外，如陳植鏗《詩歌意象論》一書，試圖在詩歌意象理論上有較全面的探索，此書在進行詩歌意象分類統計時，（第十章〈意象統計舉隅〉）便選定杜詩作為統計分析的典型，其中以「花」、「鳥」、「山」、「水」四類意象，分別對比「泛稱意象」和「特稱意象」的出現頻率，據以分析杜詩意象的特徵。

以「意象」為詩歌主要營構的重心，研究詩歌的藝術性應從意象入手，這是詩歌意象研究者的基本主張。但是，古今中外文論中對於「意象」的定義和內涵，又有諸多不同。陳植鏗先生《詩歌意象論》一書解釋「意象」，將意象視為一個單一的概念，是與「意」、「象」可以區分的第三類概念。甚至可以說是介於主體的意，以及客體的象，作為兩者媒介物的第三者。

一般探討詩歌意象者，多半同意劉勰是首先提出「意象」一詞之人，〔註13〕《文心》之後，歷代有關「意象」的詮說，常為人所稱引者有幾條資料：

1. 司空圖《詩品》：「是有真跡，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註14〕

〔註13〕如歐麗娟之《杜詩意象論》即是。（臺北：里仁書局，1997年）又如陳植鏗先生之《詩歌意象論》一書，全面探討中國詩歌的意象理論。該書在〈意象溯源〉中說：「『意象』作為合成詞第一次出現雖然是在成書於東漢的《論衡》，但正式作為文論用語而直接施於詩歌形象的表述，則自前引《文心雕龍》之〈神思篇〉始。」亦持此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1990年），頁18。

〔註14〕司空圖《詩品》收入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